



务总额增至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倍多。拥有不同政治倾向的经济学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这种债务增长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从2020年初开始蔓延的新冠疫情，带来了可怕的经济衰退，同时大幅震荡的金融市场又造成了损失的加剧。4月9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线上春季年会上，189个成员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交流了抗击全球经济衰退的方针，但发达经济体代表只呼吁大量注入资金刺激经济，没有进一步举措。“单从失业和产量下降两方面看，这次经济衰退的深度不及我们过去150年所经历的，唯一的问题只是（疫情导致的危机）持续的时间长度。”哈佛大学教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指出，“这场全球经济大战中，西方国家惯常用巨额财政支出计划，和由借贷工具及央行干预熬制而成的‘字母汤’（即一系列数不胜数的结构性金融产品，这些产品都用首字母缩写命名），为经济运行撒上泡沫。天晓得，这些泡沫何时破灭。”实际上，比起类似“钱玩钱”的金融注资，包括允许像印度那样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延期偿还全球债务等“政策干货”才更具价值。遗憾的是，欧美国家至今都保持沉默。

目前，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九项紧急贷款计划，目的是确保家庭和企业有能力借款，保证市场不致分崩离析。在3月份的最后三周，美国出现1700万因疫情导致的新失业申请，未来一段时间，还将大概率再产生几百万，超过美国2008-2009年金融危机所导致18个月大萧条过程中所能看到的。4月9日晨，美联储和财政部联合宣布价值2.3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干预计划，直接向特定部门（如非金融企业和市政部门）提供贷款，保住工作岗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政策旨在帮助那些只需要现金临时周转、度过接下来几个月的公司，而非那些因疫情前后因错误决策债台高筑的公司，“但种种迹象表明，数量可观的美元却继续辗转流向盈利能力更强的大财团和投行，他们有强大的‘虹吸效应’，缺乏国家监管的华尔街金融业把危机变成商机。要知道，世界各国都用美元交易、投资、借贷，全球投资者们都寻求美元庇护，华尔街可轻易地在美国境外制造美元溢出效应，而不是让美元帮助实体经济。”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经济和金融研究室主任尼基塔·马斯连尼科夫说，面对新冠疫情，若继续按照“无节制注入流动性”的经济金融化老路走下去，只是扬汤止沸，“看看欧美失业救济中心门口的长队，这都表明我们在面对此类冲击时缺乏制度化的解决机制”。

不同的道路

纵观经济学三百年历史，亚当·斯密发现了市场的力量，凯恩斯发现了政府的力量，再到50年前新自由主义者发现了社会的力量，归根结底都是促进资源高效且合理的配置，但其中绝不是单纯追求配置效率的经济学命题，而是包含经济效用、社会福利乃至个人价值的跨领域命题。

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欧美发端，继而在多数国家央行形成单一制思潮，即从政府权力体系中独立，只服务于通货膨胀率。特别是美联储，每当危机爆发，就与联邦政府达成共识，采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需求，可过度繁荣的金融业却吸纳了大部分资金，那些上游银行和公司在低利率环境下发行廉价债券并买入其他公司的高收益债券（或干脆买自己的债券以保持估值），每年有数以百亿计的美元收入，实际上抽空了实体资金，造成资金空转，社会风气浮躁，抑制技术创新和制造业投资。

《巨无霸：波音747的制造》一书作者克莱夫·欧文就指出，作为美国制造业象征的波音，正是借助金融资本的羽翼，实现全球化大收购和大改组，令规模和实力空前壮大，可恰恰是“一切为华尔街股东服务”的金融化埋下波音由盛转衰，“当40年前收购麦道公司后，虽然波音公司仍保留原名，但企业文化却从波音的工程师文化变成麦道公司的会计师文化，新的波音公司牺牲了创新，不再大力投入研发，确保质量，而是致力于降低成本，对老型号修修补补，‘正直、质量、安全’的口号逐渐从新的波音公司消失”。据统计，在收购麦道的24年里，波音几乎没推出什么全新的飞机，尤其是民机，只有一个波音787，可它也一直被拖期和层出不穷的质量问题所困扰，半岛电

欧盟委员会5月6日预测，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欧洲经济将出现“历史性衰退”，欧盟经济将萎缩7.5%，欧元区经济将萎缩7.75%。

